

□ 值年园地

格的人很少，我估算自己成绩大概在及格的边缘处。

“文革”后，我辞掉图书馆的职务，全时回到教学科研岗位。

我参加的学会活动与电磁测量有关，主要有仪器仪表学会和计量测试学会，我担任仪器仪表学会的副理事长多届，一直到离休，担任计量学会常务理事多届以及该学会下属各二级学会的理事长或主任委员多届。还有电机工程学会所属有关电磁测量分会的委员。业务内容有学术会议、审查有关论文等，并任两会的学报编辑多届。此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电力大百科中第一版电磁测量分支的主编。还参加电工名词与术语的

翻译及审定工作。

我喜欢运动，在联大工学院时，助教们曾组织篮球队，我任后卫，队名“攻队”。“攻”字左方“工”字代表工学院，右方取教字右半边的“文”字。解放后，电机系工会又组织了篮球队，仍取名“攻队”，由常迥任中锋，钟士模、黄眉为前锋，杨津基和我为后卫。还组织了排球队，为9人制，我为二传手。在田径运动会上，王先冲的跳高，陈允康、王仲鸿的中长跑，由黄眉、艾维超、杨津基和我组成的四百米接力等都取得了好成绩。

1987年，我到70岁才办理了离休手续。之后，又返聘十年，主要是为研究生开专题课和培养博士生。

投身西北建设五十年

○傅文德（1951土木）



傅文德
学长

百年清华，春去秋来。回顾离开母校的60年时光，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1951年，我在清华毕业，曾到北京卫

生部、北京给水排水设计院工作。1958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揣着建设祖国、报效国家的心愿奔赴兰州，支援大西北建设，至今已无怨无悔地在西北生活、工作五十余年。回忆这五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我十分感谢母校的通才培养，正是清华精神，让我执著地将毕生精力服务于我所热爱的西北水资源与处理事业。

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西北地区情况更是恶劣。严重缺水、风沙漫天的黄土高原，连像样的宿舍都没有，各个专业的人才也相对不全，生活资源相当匮乏。我们经过将近一周的火车颠簸来到当时连一条像样马路都没有的西北重工业城

市——兰州，参与组建原建筑工程部给排水设计院兰州分院，即现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下车伊始，我们放下简单的行李就马上投入到工作中。当时在西北地区关于水资源与水处理的资料基本空白，从基础资料收集、规划、测量、勘探、设计、施工、科研，我们是遇到什么干什么，清华求实创新的进取精神，严谨勤奋的科学学风，母校师长的基本训练，让我作为一个清华人在大西北的建设中不断进取创新。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我和同事们先后完成了乌鲁木齐城市供水、克拉玛依油田供水、兰州城市供水等地区和城市的水资源调查和供水工程的勘察、设计等工作。在黄河流域、西部地区、祖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1959年以后，兰州的生活让我感到越来越困难了，在北京工作的爱人也为支持我在西北的工作，1961年调来兰州。大家的粮食定量都较低，基本上买不到副食品，但是工程任务却不断增加，晚上加班是司空见惯的事。尤其中央对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十分重视，在克拉玛依专门派了一架小飞机，我们和前苏联专家乘机视察了准噶尔盆地。又老又小的胡杨树，草滩上奔跑的牛羊群，艾立克湖面上的天鹅，白杨河和我们拟建水源的百口泉也都十分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1959年，等冬季工程的主要图纸完成后，因为整个线路都是靠重力输水的，为了确保将渠线上的高程准确地呈现在图纸上，需要复核渠线控制点上高程。看似简单的事，可已进入冬季，我们复核时气温已降至零下40℃，加上渠底很小而我们使用的测量

仪器都是比较陈旧的，气温低仪器部件收紧，导致转动起来不灵活。前一天碰巧下了大雪，厚度在40厘米以上，为了寻找控制点的水准桩子，测量队员和我们设计人员就用脚踢开雪层，细心地查找那些写着特殊字符的小木桩。在白茫茫的雪地里，西北风卷着雪粒打在身上、脸上，但我专心地工作，当时并没有感到多冷，反而感到身上有汗。天近黄昏时，我们终于找到全部的控制高程的桩子，复测了一遍高程无误，大家才放心返程。天黑了，我们再连坐车带步行经过两小时约80公里回到驻地，生上炉子、烧上热水，我在室内静静坐了一会儿才发现棉鞋和棉衣裤都是湿的。野外作业很累，但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又用那么老式的水准仪器，所测出的结果都是正确的，还是要感谢学校严格的教育和训练。

1963年，在系统研究了兰州地区的地质结构和水文地质条件后，我们得出了兰州有丰富水资源的结论，并首次提出采用市区黄河地马滩取地下水供兰州市区用事的方案，改正了前苏联专家工作组1954年认为的兰州无地下水的结论，并采用多水源分供替代黄河水远距离统供，解决了兰州市10年未解决的供浑水的问题，1964年兰州市民喝上清澈的自来水。为给因严重缺水而贫困的大西北寻找到更多、更丰富的水源，在陕西、内蒙，青海的格尔木、木格滩，甘肃山丹军马场等人烟稀少的地区勘察，实地寻找水源，逐步解决了当地给排水的问题，为西北地区发展带来了很大便利。

1989年我退居二线，这时距离我离开学校已有38年，长期的紧张工作，让我顾

□ 值年园地

全不了家庭和自己的身体。这期间，先后完成城镇与厂矿给水工程设计、咨询项目五百余项，设计、科研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中居领先水平。经过多年的设计实践和认真研究，针对黄河流域等高浊度水质流域的特征，我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主编出版《高浊度给水工程》。负责主审了《给排水设计手册》（第十一册），编写《水资源与给水处理》等专著，为祖国给排水事业献上了微薄之力。主持并签署了给排水工程设计项目120多项，其中重点工程26项。由我主持和组织的甘肃省窑街矿区二期给水工程、兰州西固区二期给水工程、兰州维尼纶厂给水工程、白银地区饮用水深度净化等9项工程设计项目，荣获国家和省部级优秀设计奖。曾担任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全国环境工程学会理事、全国城建优秀设计评选委员会专家、给水委员会高浊度水研究会主任委



傅文德学长（左）与老伴、孙女在兰州家中

员、全国高等学校给水排水工程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专家。现任甘肃省建筑科技专家委员会专家，省土木建筑学会理事会顾问等职务。在担任西北设计院院长期间，主持了对“文革”中遗留的冤假错案的平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培训技术骨干，扩大院业务范围，改革设计收费和分配制度等工作。1989年退休后，被聘为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高级顾问，并负责高浊度水研究会工作，致力于黄河高浊度水取水与净化技术的研究。

我对社会的服务和贡献是有限的，但社会给了我很多的荣誉，曾多次被评为“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甘肃省先进科技工作者”，1989年被国务院侨办、中华全国侨联授予“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称号。1991年7月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2001年被评为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

今年，我已86岁高龄，守候在西北高原，虽然重病在身，不能亲临母校参加活动，但在百年校庆之际，我依稀闻见图书馆前紫荆花、丁香花盛开的满园芳香，看见雨后荷塘水珠在荷叶上晶莹剔透，质朴的音乐楼里，张肖虎教授在给我们管弦乐队排练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我无法忘怀诸位老师恬淡的生活作风，他们孜孜不倦、教书育人，培养出大批清华学子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我不会为人生的迟暮伤感，晚秋的奉献和夕阳的灿烂将让我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正是：踏遍青山人虽老，心系清华梦常现；驻足西北五十载，暮年贺水木清华。